

中国民主模式的“幽灵”令美式民主失落失灵

巴厘：意如香

一个“幽灵”，中国模式民主的“幽灵”，正在欧美西方国家里徘徊，令西方政客倍感焦虑不安。尤其是美国白宫政客，犹如坐针毡坐立不安，恍若“中国威胁”大难临头，中国民主模式“幽灵”，已经不可阻挡地在世界传播开来，吸引了众多发展中国家效仿参照，令美式民主面临致命挑战。因此拜登总统歇斯底里地呼唤西方国家，拉帮结派共同应对“中国威胁”，倾尽吃奶之力拼凑“民主峰会”，强拉了108个国家参与，硬硬把一些军事独裁国家，以及“台独”分子与“港独”逃犯罗冠聪，这些被中国人民唾弃的民族败类，塞进“民主峰会”里充数，犹如闽南俗语所言“无鱼虾也好”。如

此的“民主峰会”，大大玷污了“民主”的真谛与纯洁性，暴露了美国政客的黔驴技穷，始终挽救不了美式民主的失落与失灵。

2020年的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大肆虐，把美式民主与中国模式民主，在疫情肆虐中做了一次精彩的较量，孰优孰劣？世人一目了然。标榜“民主灯塔”的美利坚合众国，应对疫情大大失控，号称强大的超级强国，竟然无法保障人民的生存命权，两年里确诊新冠者突破5000万例，死亡达80多万例，加上枪杀案死亡4万多，以及天灾洪水、森林大火、龙卷风、山体滑坡造成的伤亡，以及病重与老人自然死亡人数，这些死亡数目加起来，一年里美国的死亡人数竟然高达100多万人。“美国民主”又

如何保障这100多万人的生存命权呢？命权都没了还谈什么人权？美国全国基础设施建设老旧，败破不堪，危楼处处，无业游民、露宿街头无家可归者数也数不清，让世界瞩目惊心。“美国民主”哪顾得来这么多美国民众面临的败象劣迹呢？拜登面对这些一大堆反民主的国内乱象，一筹莫展，还侈谈什么“民主峰会”，不是在胡搞一场国际闹剧吗？

怪不得近来美国主流媒体纷纷反思：“美式民主”到底怎么了？还管用吗？如《纽约时报》、《经济学家》、《华尔街日报》、《国家利益杂志》、《路透社》等，他们都不约而同发出疑问，缘何美国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为何控枪无门，导致枪杀案连连？为什么种族歧视越发严重、有色人

种的人权毫无保障？美联储滥发美钞，让大量美元流进大财阀的股市而打横发财，却令全国通货膨胀，普通民众因货物高涨，无法还清高涨的物价与房租，大批民众无家可归露宿街头，超市被暴徒集体抢劫数小时，警察却袖手旁观，无动于衷，这又有什么民主人权可言呢？因此美国各地民众纷纷聚会，抗议拜登举办“民主峰会”，民调显示有82%美国民众认为，美式民主已经失败，美国民主正走在一条错误的危险道路上。

就连印尼的好些有识之士，也看不过眼，纷纷对“民主峰会”发出质疑。如印度尼西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部主任，樊扶扶女士(Veronika S. Saraswati)在《民主峰会与美式民主的悖论》一文

中，一针见血指出：

“美国一直认为自己是‘民主教师爷’，但实际上，美国是国际社会中最高专制的国家。美国及其盟国在中东、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以军事行动干涉他国内政，美国发动战争往往以民主人权为名，但其做法与民主价值观背道而驰，也侵犯了各国的人权和主权。……更糟糕的是，美国还将其自行定义的民主，变成干预别国内政的工具，他们在别国发动战争，以军事手段实施高压统治，这成了美国永远无法自圆其说的悖论——人民应该是民主的主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成功实行民主，应由本国人民来决定，而不是由外国政府来决定。”

多么富有正义感的民主之呼声，美国从不尊重别国人

民主决定本国命运的人权，面对中国真正还政以民，以维护全国命权与人权的最高宗旨，连百岁老人与出生婴儿的命权都受国家保护关爱，而脱贫攻坚让亿万民众过上小康的幸福生活，对比于美国本土众多的无家可归者，中国的尊重命权与人权的民主生活，让世人瞠目结舌，因而中国民主模式的幽灵，通过“一带一路”，自然而然徘徊在世界各地，怎不叫西方政客忧心忡忡的呢？但中国绝不输出自己的民主模式，尊重各国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治国模式，绝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因而更加赢得世人的敬佩与效仿，让中国民主模式的幽灵，更加远播、影响越发深远了。

椰風墨雨 布林肯对东南亚的“承诺”

本报评论员：余凡

美国精心部署近一年的“民主峰会”于10日冷落收场，而大肆宣扬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被中国“我们并没有邀请”回绝。目前，只好将邀请押在布林肯的东南亚之行。他13日抵达印尼雅加达，展开上任以来对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的首次访问。

《国际日报》于14日刊文称：“佐科维总统昨在外交部长蕾特诺的陪同下，于雅加达独立宫会见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国驻印尼大使金星陪同。”但不作进一步说明。

《经济信息网》(Wartaekonomi.com)于14日报道，佐科总统与布林肯谈论G20国集团关注的国际事务，也希望美国能加大经济、投资及医药健康方面与印尼的合作。外长蕾特诺说明，会谈在热情及开放的氛围中进行，总统也对美国在新冠疫情向印尼提供的各种支持表示赞赏。“布林肯承诺加固及提升与印尼在经济方面的合作。其秘书也表达了与印尼合作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的前景，以及印尼成为G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支持。”

外长表示，美国是印尼进行合作的好对象，而印尼坚持以战略互信(Strategic trust)稳步发展与所有国家及合作者的关系。“战略互信是十分重要的基础，能建立相互尊重、互惠双赢的合作关

系。”也能推动建立和谐、平稳、繁荣的世界，本国承诺将贯彻执行。

专家称，“布林肯的行程表明美国正考虑印尼在东南亚地区的中心地位。美方越来越意识到与印尼合作的战略价值。”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格雷戈里·波林表示，拜登就任以来，对雅加达的外交关注不够。美国在该地区的首要任务一直围绕在新加坡、越南和菲律宾展开，这三国与美国“结盟最紧密”，但他们显然没让拜登感到满意。

《美联社》报道，布林肯甫抵雅加达即与印尼总统佐科会面。在简短的会晤中，布林肯表达了“对印尼作为世界第三大民主国家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有力支持者，在印太地区发挥领导作用的支持”，祝贺印尼担任G20轮值主席国。当然，这些也都是客套话。

《采访网》(Liputan6.com)于14日报道，布林肯的访问行程包括印尼大学，他将发表美国关于“印太合作机制”、医药健康、气候变化、“中国问题”的演讲。“我们的外交官倾听不同背景、各界人士的声音。”“我们将采取一种策略，把我们所有的国家力量，包括外交、军事、情报等，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力量更紧密地结合起来。”“重要的是，企盼看到愈发开放的区域。我们将携手以日本目标。”说的十分露骨。日本驻印尼大使中杉(Kenji

Kanasugi)陪同布林肯，以表示日本对“印太地区战略”的支持。

布林肯首次访问东南亚，首站选择印尼，被认为有特殊的考虑。香港《南华早报》13日表示，印尼大学国际关系讲师阿里夫(Mohamad Arief)称，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在最近对东南亚的高调访问中都绕过了印尼，令许多印尼人感到被冷落。

《雅加达邮报》13日以《布林肯先生，我们喝咖啡吧》为题发文称，“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区别，盟友见面时喝咖啡，而合作伙伴见面时喝咖啡。”“在讨论地区和全球安全时，我们可能不是盟友，我们是合作伙伴。”“尽管这些访问表面上侧重于双边接触，但中国仍将是布林肯的首要考虑因素。”“不不不，戳中了布林肯来访的真正意图。”

《法新社》报道，中国和缅甸是布林肯此访的核心议题。他继美商务部长、助理国务卿，是一个多月内第三位造访东南亚的美国最高层官员。但在专家看来，美国为该地区带来的实际利益甚少。布林肯此访将寻求把与东盟的接触提升到最高水平，以强化地区安全建设，“应对中国的霸凌”。但从东南亚地区舆论的反应看，美国的这一图谋难以实现。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13日发文称，在中国的眼皮子下玩经济游戏并不容易。除

了东盟国家不愿在美竞争中选边站外，由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发起、特朗普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也给东南亚国家留下了深刻印象，是美国“言而无信”的证据之一。

《路透社》13日称，拜登摆出设想中的“印太经济”框架，但并未说明应该怎么实现。分析认为，布林肯为了向东盟示好，可能提出让美国企业从中国迁往东南亚，以确保供应链和开发融资的举措。但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愿意向东南亚开放更多美国市场准入机会。

《联合早报》引述行家评论，白宫通过系列访问、参会及合作，表明加强与东南亚接触的意愿，但“美国在经济方面没有对中国的投入做出回应。”“中国已领先20年。美国需要做些事情来帮助不发达的东南亚国家，单是派遣航空母舰是不够的。”美国成立“奥库斯”支持澳洲发展核潜艇，使亚太地区进一步军事化，违背东盟国家的利益。

印尼CNN网15日报道，布林肯重申将提升与东南亚地区在军事、经济方面的合作，但更念念不忘南中国海(LCS)的“航行自由”。东南亚国家没受到中国胁迫，倒是美国在不断试图影响区域内国家的发展道路。可见，美国以“印太经济”作为吸引东南亚国家的胡萝卜，但重点仍然是“军事霸权”；对布林肯的“承诺”，不宜给予过多奢望。

追忆青葱岁月

廖省：苏歌

故乡群组传来一则用印尼文书写的讣文，7月31日晚上七点，前廖省宁岳公立初级中学女校长在北干逝世……

原本打算待疫情过去，回乡一游，与阔别逾50年的老师、老同学、亲友们叙旧。当年初中毕业后离校后就再没见过她，而今她不幸离世，想见的人又少了一个，思之十分难过。取出初中毕业证书，署名正是她，瞬间想起我初毕业时，她气定神闲地站在全体毕业的同学面前，语调亲和柔美、不用底稿，即兴发言的情景。她的音容笑貌再次浮现眼前。

看一看毕业证书背面的考试成绩，上下落差很大，英文课满分，而地理课只有5分，其他的在6.7分之间，算是勉强毕业吧。那些年有一位老医生的妻子在家里开班教英文，我每周都去补习，也许毕业考题都恰好是我所学过的，轻易就取得满分；而教地理课的女老师不讨人喜欢，成绩不好是意料中的事。

第一天甫踏入初中校园，一切都是那么新奇，突然，迎面一位友族同学气势汹汹地朝我走来。惊愕之际，猛然想起之前与他的一段不愉快的邂逅，顿时吓得我六神无主，只能硬着头皮面对，他拉扯着我胸前的衣服，瞪着我，举起拳头，我只能连声说“对不起！”暗忖让他打一拳算了，所幸，也许如今我们已经是同学了，他有所顾忌，最终放开了手。

祖父开的中药店左边是百子柜，右边兼营杂货，鞋子是新进的货。缘小叔在椰城有了一位谈婚论嫁的女友，要求祖父上门去提亲，祖父趁便办了一批

鞋子。那天这位友族同学到店里看篮球鞋，反复端详后，把鞋子放在柜面上；我刚好在店里帮忙，祖母猜想他无意购买，没等他离开，就吩咐我把鞋子收进展示柜里，当时看到他带着怨愤的眼神离去，心里隐隐感到一丝不安，没料到竟然与他在学校狭路相逢。

学校离家大约1公里，每晨与两位华裔同学相约一同徒步上学去。途中经过老戏院时，戏院对面的一排店铺正开门营业，经常遇到一位乡亲长辈——父亲的同学，我们向他问好，他总是笑嘻嘻地戏称我们是三剑客，当年不知道《三剑客》是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的代表作之一。

还记得某次在前华校举办的文艺晚会上，他饰演一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摇头晃脑吟诵着“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缓步出场，演绎得惟妙惟肖，至今难忘；世事难料，这位才情并茂令我十分佩服的长辈，在笔者念高中某一年的大年初二，竟然撇下老母妻女，选择了“上吊”这样一条不归路，据说是因为赌债累累，迫不得已自行解脱。赌博真是害人匪浅，千万不能沾啊！

只因不太喜欢教地理课的女老师，每逢上她的课，总会借故解手开溜，到学校大礼堂后面的小食摊品尝配上椰浆菠萝蜜的隆冬饭(Lontongsayur)，简单朴素的小吃，让我百吃不厌。

当年除了上课，课外活动是生活的重心。打球、唱歌、听音乐，绝对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美好时光。青葱少年，岁月如歌，纵然时光不能倒流，然而记忆里的中学时光总会在不经意间又在脑海中盘旋，回荡……

雅加达：游子

(十五)白色恐怖已笼罩着全西加

九卅事件后，西加全境也和印尼全国一样笼罩着白色恐怖气氛，到处发生军部抓人、关押、审问、屠杀的事件。1967年后，西加局势更紧张，处处风声鹤唳，闹得人心惶惶。

我们小镇的居民因为见到军人到处横行、为非作歹，因此同样害怕，怕那随即而来的狂风暴雨会横扫这片大地，人人提心吊胆、惶恐度日；谁也拿不准，那横祸何时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某天，我与小田在华明哥家聊起近来小镇的局势，大家都提心吊胆。

“听说上山乡镇，包括我们邻乡福律村，有不少华人遭军人暗中抓去审问后监禁起来，有的还下落不明，再也没有回家，看来我们华人越来越难呆下去了！”小田边说边摇头。

听了他们的谈话，华明哥很慎重地说道：“近来我们小镇不是出现许多军人吗？听说这些军人是从爪哇岛派遣来的，要到北加沙捞越边界去围剿那些过去抗华的军队。

说来也真可笑，苏加诺总统时，他们守卫着边界，抗击马来西亚的挑衅侵略，现在苏哈多一上台，就被爪哇派来的军队要围剿歼灭他们，听说很多不愿投降的都跑进深山里去。”

“原来如此，说被围剿的‘山老鼠’是不是指他们？”华明哥问。“小田恍然大悟道。

“据说不只是指他们，其中也有不少是为解放沙捞越的‘北加游击队’呢！”华明哥又道：“你们都没忘记吧，1963年后，印尼对抗马来西亚时，我们小镇不是出现一批北加人吗？当时他们是被马来西亚军队围剿而越过边界，这里的地方政府收留了他们，还允许他们在地方乡村上避难。没想到现在反而抓他们，逼得他们又跑回深山去，唉！”华明哥边说边叹气。

“对！我也想起了，那时在我们巷路口的‘中华劳工会’会馆就曾住过那些北加年青人，个个长得高头大马，还和我们讲华语呢。”我边回忆道：“后来不知去向哪儿了？”

小田显得很神秘，抢着回答道：“去哪儿了？不就是回到山区界的农村嘛！谁也想不到，听说那时曾收留过他们的农家，现在全都被军部抓

光阴荏苒 岁月留痕 ——身居故乡 25 载回忆录

去，说他们私通‘山老鼠’！” “简直……简直是乱套罪名，乱抓人！军部又怎会知道他们家曾住过北加人？”我说得有些激动。

“我们华人哪！有华人要当汉奸，为了一点甜头，就出卖灵魂！与军部狼狈为奸，带领军警四处抓人！”小田回答的声音越来越大，还从座位上站起来，很生气的将拳头往空中一挥。

“嘘……”华明哥忙将小田按回座位，边说道：“冷静些，隔墙有耳，还是小心为妙！对那些软骨头、民族败类我们怎么骂也无用，相信老天爷有眼，会给他们报应的！”

“最近有个大快人心的好消息，”华明哥压低了嗓子小声道：“不久前，我们镇上一个汉奸走狗在清早骑着脚车，突然被人乱棍打伤了医院，第二天已不治身亡。”我们听后都同声叫好：“好！这是汉奸的下场！”

然后，华明哥将话题一转，说到关于小镇近来反华排华之事：“其实嘛，我们周围的

印尼人民都是很友善的，排华的只是一小撮官僚和军人反动派！”

“不错，但在官方排华政策的影响下，多少也会影响下层人民，我就觉察出在日常生活中有个别的顾客也开始感染排华的情绪。比如过去称呼我们华人为‘中华人’，现在却‘支那人’了，如此发展下去，华人又如何站得住脚？”小田闷闷不乐地说道。

此时，华明哥从房间出来，手上拿着一本米黄色的小册子边说：“其实九卅事件后，其他地方像棉兰、爪哇岛等地都同样发生反华事件。”并将小册子递给我道：“这是朋友借给我看的‘小报’，你们不妨读读，里面有我们印尼好多地区发生反华的新闻报道。”

我接过这本只十几页的小册子一看，原来是手抄的油印品，米黄色的纸张也很粗糙，但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钢笔字体却十分秀丽有力。而里面第一页赫然写着“四十一颗红星向太阳”的大标题，下面一行小标题则是“棉兰四十

一位华侨青少年英勇战胜印尼法西斯军人迫害纪实”……我越读越振奋，不觉中还双拳紧握，感觉身上的血液仿佛要沸腾似的。

“棉兰、爪哇岛等地对我们华人的迫害更猖獗一时。这份小册子里，还谈我们祖国在去年底(1966年)还派‘光华’轮船来接回棉兰大批被迫害的难侨吗？名噪一时的四十一名华侨青少年还在军人监狱里英勇反迫害斗争了四十天呢！后来他们又一起回到祖国的怀抱。”华明哥说。

“华明哥，这部小册子是哪来的？”我脸上显得很兴奋，爱不释手地拿着读着。

“是朋友给我的。你知道，这反华政府一上台就关闭了华文报纸，还禁止我们收听祖国的电台广播，这些新闻是他们偷偷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抄录下来的，印成小册子分发给没有收音机的朋友看。”

“那太好了，华明哥，有了这小报，我们就可知道其他地区华人的新闻，不会被蒙在鼓里。”小田道。

知道了其他地区都陆续发生反华排华事件，连想起日后的日子，大家都很伤感，一时长吁短叹、默默无言。

隔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晚上小田来到我家高兴地说：“我那上山搬来的堂叔一家人昨天搬走了。”

“搬去哪儿？不是说此地没有别的亲戚吗？”我问。

“我堂叔的朋友约他到坤甸去，说那儿有个农场，许多难民都跑去那儿开荒种菜，我堂叔一听就答应跟着去了。我堂叔一家人自小就以务农为生，别的工作干不了，我们也只好让他们去试试。”小田道：“不然的话，在这里什么都不能做，他们苦我们也苦！”

“唉！没觉得，‘走红头’事件已两年了，‘难民房’的难民也快走光了，听说很多都搬到外地去谋生，不然，只等国际社会来救济只有死路一条；在华巴利里开店做生意的几个‘拉拉’（孟加影）人都‘收摊’了，说没生意做，听说搬到椰城去了。”我叹道：“他们有钱，说走就走；聪明呀，不然留在这里，死湖里捞鱼，又能捞到什么？”

(未完待续)

更正
昨日(12月15日)国际日报A5版《光阴荏苒 岁月留痕》作者名字在排版时误植，作者应为“游子”。